



李正光 编绘

汉代漆器 图案集

文物出版社

汉代漆器图案集

李正光 编绘



文物出版社

封面设计 张希广
责任印制 张道奇
图版设计 梁 野
责任编辑 子 木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汉代漆器图案集/李正光编绘. —北京: 文物出版社,
2002.12

ISBN 7-5010-1390-X

I. 汉… II. 李… III. 漆器(考古) — 中国 — 汉
代 — 图集 IV. K876.7-6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2) 第 066934 号

汉代漆器图案集

李正光 编绘

*

文物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五四大街 29 号)

http: // www. wenwu. com

E-mail: web@wenwu. com

北京市美通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新华书店经销

889×1194 1/32 印张: 7

2002 年 12 月第一版 2002 年 12 月第一次印刷

ISBN 7-5010-1390-X/K·637 定价: 68.00 元

目 次

中国古代漆器概述	(1)
汉代漆器艺术	(9)
英文提要	(18)
图版目录	(23)
图版	(31)
后记	(219)

中国古代漆器概述

近几十年来，随着我国文物考古事业的发展，一批又一批精美的古代漆器被发掘出土，以它特有的异彩，呈现在人们的面前。文物考古学家为之兴奋，工艺美术家们为之叫好，一切热爱中华民族古代优秀文化艺术的人们，无不为之赞叹不已！

但是，由于长期深埋在地下，不少精美的漆器，出土时已经残破，甚至腐朽。即使那些保存完好或较为完好的，由于温度、湿度等条件的变化，出土后也容易干裂或变形。因此，已经出土的古代漆器，除一部分经过科学方法脱水处理外，目前还有相当数量的漆器，仍然浸泡在清水中，或深藏在库房里。在通常情况下，想要目睹古代漆器的原物，是相当困难的。为了满足人们对古代漆器艺术的研究、参考和欣赏的需要，湖南省博物馆李正光先生用了近十年的时间，对战国秦汉数百件漆器的纹饰图案，做了精心的摹绘。当我第一次看到他的图稿时，便为他严肃认真的创作态度和娴熟的摹绘技法深深地感动了。在作者的笔下，几乎每一根线条都是流动的，毫无板滞之感。如本书所选的针刻纹漆器，虽然有的线条细如毫发，但同样是那样地流畅飞动，几乎达到了乱真的程度。又如马王堆 1 号汉墓出土的黑地彩绘棺和朱地彩绘棺，面积如此之大，内容如此丰富，图案如此复杂，绝非短期内所能完成的。但由于种

种原因，战国时期的一些重要漆器，当时还未绘制，而汉代部分的重要器物则基本齐备。为此，我建议作者将汉代部分先行出版，这就是文物出版社1987年出版的8开本精装图册《汉代漆器艺术》。而读者现在看到的《汉代漆器图案集》则是该书的普及本。

欣赏汉代漆器艺术，无疑是一种美的享受。但一般的读者可能并不完全满足，因为从中还未能了解中国古代漆器的全貌。为弥补这一缺憾，本文谨对中国古代漆器的基本情况略作介绍，希望它对一般读者有所裨益。

中国漆器工艺具有悠久的历史，并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。据《韩非子》记载，虞舜时就用木作食器，“流漆墨其上，输之于宫。……禹作为祭器，墨染其外，朱画其内。”禹是上古时治理洪水的专家，夏朝（前21世纪～前16世纪）的创立者，距今已四千多年。其实，在虞舜、夏禹之前，我们的先民就会制作漆器了。1978年，在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的第三文化层里，出土了一件外壁涂有一层朱红色涂料的木碗。经用红外光谱分析，其光谱图与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漆皮相似。^[1]经测定，河姆渡遗址距今为六七千年。这是迄今所见时代最早的一件漆器实物。在今后的考古发掘中，也许还会有时代更早的漆器出土。

在江苏吴江梅堰、内蒙古敖汉旗大甸子新石器时代遗址中，分别发现了用漆彩绘的陶器和薄胎朱红色漆器。^[2]但它们的时代比河姆渡遗址晚一些。

1978年，在河南偃师二里头商代早期墓葬中，出土了一件红漆木匣。^[3]1973年，在河北藁城台西村商代（前16世纪～前11世纪）遗址中，出土了朱地黑纹的漆器残片，花纹有饕餮纹、夔纹、雷纹、蕉叶纹等，并镶嵌形状、大小不同的绿松

石，出土时色泽仍极艳丽。^[4]这是一次重要的发现，因为它使人们看到了纹饰美观，工艺相当复杂的商代漆器。

西周时期（前 11 世纪～前 771 年）的漆器，在湖北、陕西、河南等地均有出土。1958 年，在湖北蕲春毛家嘴的大型木构建筑遗址中，出土了一件圆筒形漆杯，在黑色和棕色地上绘有朱红色花纹。^[5]此外，在陕西长安普渡村西周墓出土了镶有蚌片的漆器残片，^[6]河南陕县上村岭虢国墓出土了镶嵌蚌泡的漆豆，^[7]河南洛阳庞家沟 410 号墓出土的瓷豆，外壁套有朱黑二色，并镶有两排蚌泡的漆器托。^[8]

春秋时期（前 770～前 476 年）的漆器，已见出土的有：山西长治分水岭 269 号墓出土的漆箱，绘有彩色的蟠龙和蟠螭纹，与当时的青铜器纹饰相似。^[9]山东临淄郎家庄东周墓出土了一批彩绘漆器，其中的一件圆形残片，中央绘有图案化了的三兽，周围则绘屋宇、人物和花鸟图像，已有战国装饰风格的意味。^[10]

从新石器时代至春秋时期，经历了几千年的漫长岁月。在这期间，由于陶器和青铜器占据了主宰的地位，漆器似乎还没有形成独立的手工业门类。所以，出土的实物不多，品种也少。而到了战国时期（前 475～前 221 年），我国的漆器工艺却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。这时期的漆器，不仅出土的数量多，分布地域广，而且品种丰富，工艺水平极高，使当时的青铜器也相形见绌，甚至有取而代之的趋势。据统计，全国已有 40 多个县市的 80 多个地点出土了战国漆器，包括了当时的楚、秦、齐、燕、三晋、中山、鲁、曾、蔡、宗周等国的故地。^[11]其中尤以湖北江陵、湖南长沙出土最多，保存也最完好。

战国漆器品种繁多，按其用途，可以分为：

饮食器：鼎、盘、壶、樽、豆、孟、耳杯、卮、勺、具杯盒、食具箱等。

日用器及家具：奩、盒、匣、匱、鉴、枕、床、案、几、俎、箱、屏风等。

乐 器：鼓、鼓座、瑟、琴、笙、竽、排箫、笛、编钟架、编磬架等。

兵 器：甲冑、弓、弩、盾、剑鞘、矢箠、箭、戈矛秘等。

交通工具：车、车盖、肩舆、船等。

丧葬用具：棺、槨、床、木俑、镇墓兽等。

漆器的胎骨，至战国时已齐备。除原有的木胎外，又有夹纆胎、竹胎和皮胎。夹纆胎是用线物与漆直接构成的胎骨，它比竹木胎更轻薄，而且适于制造形状复杂的器物。它就是今天所说的“脱胎漆器”。皮胎则韧性强而重量轻，多用于制作甲冑和盾牌。

战国漆器的装饰题材十分丰富，手法也多种多样。无论是彩绘或针刻，还是浮雕镂刻，都生动活泼，多彩多姿，达到了完美的境界。如1978年湖北随县（现为随州市）曾侯乙墓出土的漆棺、漆豆和彩绘鸳鸯形漆盒等，充分反映了战国漆器工艺的水平。其中的彩绘鸳鸯形漆盒，造型别致，两侧绘有撞钟、击鼓和舞蹈的图像，具有楚文化的鲜明特色。^[12]这是一件漆器艺术的珍品，距今已有2400多年。又如1965年湖北江陵望山楚墓出土的小座屏（高15厘米，宽51.8厘米），采用圆雕和浮雕镂刻的手法，雕刻了凤鸟、鹿、蛙、蛇、蟒等53个动物形象。它们互相穿插，繁而不乱，组成对称而生动的立体图案。全器先涂黑漆，然后根据不同动物的不同部位，绘以朱红、灰

绿、金、银等色。^[13]斑驳陆离，绚丽夺目，极富情趣。

色彩丰富是战国漆器的又一特色。如河南信阳长台关楚墓出土的小瑟残片，经专家对原物的仔细观察，发现“至少用了鲜红、暗红、浅黄、黄、褐、绿、蓝、白、金等九种颜色。尤其是金、银的使用，标志着工艺技法的发展。小瑟既用浓金作点和线，又用淡金作平涂，浮动欲流，有如水彩颜色，使人惊叹。^[14]

在漆器的口沿上镶金属（多数用银）箍，称为“钎器”。这既起加固作用，又具有装饰效果。从现有资料看，此项工艺也始于战国。

总之，战国时期是我国古代漆器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高峰，其艺术成就至今仍使我们赞叹不已！

对秦代（前 221～前 206 年）的漆器，过去我们所知极少。只有到了 1976 年以后，人们才对它有了比较确切的认识。因为是年在湖北云梦睡虎地的 12 座秦代墓葬中，出土了约 180 件漆器。这批秦代漆器，不仅数量多，而且制作也很精美。如兽首凤形勺和双耳椭圆盒，前者用凤鸟的长颈作勺柄，而凤头又作兽形；后者的双耳则作猪嘴形，造形奇特。^[15]这些漆器虽出土于秦代墓葬，但却具有浓厚的楚文化色彩。

在继承战国传统的基础上，汉代（前 206～220 年）漆器又有创新和发展，取得了辉煌的成就。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大批精美的漆器，充分反映了汉代漆器工艺的高度水平。

三国、两晋、南北朝（221～581 年）时期，战乱频仍，国家分裂，社会动乱，尤其是我国北方的社会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。虽然曹操在《上杂物疏》中开列了许多漆器的名称，但出土的实物却很少。1984 年，在安徽马鞍山孙吴左大司马、右军师朱然（182～249 年）墓中，发掘出土了一批精美的漆器，^[16]

专家们叹为“惊人的发现”。^[17]如其中的一件漆案，主体图案为宫闱宴乐场面，绘有各色人物 55 个，且大多有榜题，如“皇后”、“长沙侯”、“虎贲”、“弄剑”、“女直使”等等。在一些以人物故事为题材的彩绘漆盘上，分别绘有“季札挂剑”、“百里奚会故妻”、“伯榆悲亲”、“童子对棍”及贵族生活等图像。

过去认为，犀皮漆器始于唐代，而朱然墓出土了一对犀皮漆耳杯，却把这一工艺提前了数百年。

朱然墓出土的漆器，有的有“蜀郡作牢”或“蜀郡造作牢”等铭记，说明它们产自四川。

朱然墓出土如此多而精的漆器，填补了我国自汉末到隋朝漆器工艺史的一段空白，漆器上的绘画，又为美术史增添了新的资料。

唐代（618～907 年）是我国文化艺术高度繁荣的时代。诗歌、绘画、雕塑、书法、陶瓷、纺织、金银工艺等，都有辉煌的成就，闪烁出永不泯灭的光辉。但据目前所见，唐代漆器的数量和品种，却比人们预想的要少得多。

唐代最盛行而又最华贵的漆器，要数“金银平脱”。最精美、最有代表性的作品，在当时就传到了日本，如现藏京都正仓院的金银平脱琴。

宋代（960～1279 年）漆器多作一色，纯黑者居多，紫和朱红次之，也间有表里异色者。1977 年，江苏武进南宋墓出土了朱漆戗金漆器，人们对宋代漆器崇尚质朴、不施纹饰的看法，始为之一变。^[18]

元代（1279～1368 年）有实物传世而工艺水平又高的漆器，当推雕漆、戗金和螺钿三种。而成就最高，堪称登峰造极的当推雕漆。浙江嘉兴人张成，是元代雕漆工艺的杰出代表。

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的梔子纹剔红盘、藏安徽省博物馆的剔犀盒，工艺精湛，无与伦比，堪称张氏之代表作。与之同时的著名漆工杨茂，也擅长剔红工艺，并有佳作传世，然技术则略逊张氏一筹。

1970年，在北京元大都遗址出土的广寒宫螺钿漆盘残片，工艺十分精美，反映了元代螺钿漆器的高度水平。

明（1368~1644年）、清（1644~1911年）两代漆器，品类繁多，技法也有不少改进和创新。尤其是明代，是我国漆器工艺大发展的时期之一。惟清朝道光、咸丰（1821~1861年）以后，由于清王朝政治腐败和外国入侵，使我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。我国的漆器工艺，也和其他传统手工业一样，遭到摧残，走向衰落。

王世襄先生根据明人黄成的名著《髹饰录》，并结合多年的研究经验，把明清两代的漆器分为十四类：（一）一色漆器，（二）罩漆，（三）描漆，（四）描金，（五）堆漆，（六）填漆，（七）雕填，（八）螺钿，（九）犀皮，（十）剔红，（十一）剔犀，（十二）款彩，（十三）戗金，（十四）百宝嵌。^[19]如果要把各类漆器的工艺特点说得清楚明白，实属不易。何况过于专门的知识，也非一般读者所急需。倘若有的读者出于研究之需要，则请参阅王世襄先生《中国古代漆器》一书。

本文仅对中国古代漆器的历史发展，作一概略介绍，实有挂一漏万之嫌。不当之处，在所难免，敬祈方家不吝教正！

梁 野于北京

1990年9月初稿

2002年7月重订

注释:

- [1] 河姆渡遗址考古队:《浙江河姆渡遗址第二期发掘的主要收获》,《文物》1980年5期。
- [2] 王世襄:《中国古代漆器》,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。
- [3]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队:《河南偃师二里头宫殿遗址》,《考古》1983年3期。
- [4]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:《藁城台西商代遗址》,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。
- [5]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湖北发掘队:《湖北蕲春毛家嘴西周木构建筑》,《考古》1962年1期
- [6] 石兴邦:《长安普渡村西周墓葬发掘记》,《考古学报》第八册,1954年。
- [7]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:《上村岭虢国墓地》,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。
- [8] 洛阳博物馆:《洛阳庞家沟五座西周墓的清理》,《文物》1972年10期。
- [9] 同[2]。
- [10] 同[2]。
- [11] 《中国大百科全书·考古学》,《东周漆器》条。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版。
- [12] 湖北省博物馆:《曾侯乙墓》,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。
- [13] 同[2]。
- [14] 同[2]。
- [15] 云梦睡虎地秦墓编写组:《云梦睡虎地秦墓》,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。
- [16]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、马鞍山市文化局:《安徽马鞍山东吴朱然墓发掘简报》,《文物》1986年3期。
- [17] 王世襄:《对犀皮漆器的再认识》,《文物》1986年3期。
- [18] [19] 同[2]。

汉代漆器艺术

在中国古代工艺美术史上，汉代的漆器艺术占有极为光辉的一页。

西汉王朝建立后，吸取了秦朝灭亡的教训，采取了一系列与民“休养生息”的措施，使遭受严重破坏的经济，得到了较快的恢复和发展。经济的相对繁荣，也促进了文化艺术的发展。汉代的漆器艺术，在继承战国制漆工艺优良传统的基础上，为了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，得到了蓬勃的发展，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。其数量之多，品种之广，工艺之精，都达到了鼎盛的水平。

华丽而精美的漆器，在汉代宫廷、达官显贵和地主富商的生活中，是财富和身份的象征。他们为了满足生活享受的需要，不惜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，竞相制作。如长沙马王堆一号和三号汉墓，随葬的漆器多达五百余件。广西贵县罗泊湾一号汉墓则更为惊人，出土了七百多件漆器。据桓宽《盐铁论·散不足》记载：“一杯棬用百人之力，一屏风就万人之功。”不难想像，制作如此大量的漆器，要耗费多少人的劳动！其价值之昂贵，也就可想而知了。

汉代的漆器生产，主要掌握在统治阶级手中。官府设有专门制造漆器的工场，并有工官管理。从出土的汉代漆器看，不

少刻有（或书写）年代、制作地点、工官和制作者的姓名。除官府作坊蜀郡、广汉和咸阳的产品外，还有广东的“蕃禺”、广西的“布山”、河南的“许市”、山东的“莒市”等地，也制作了许多精美的漆器。出土漆器上，还发现有“里”和私人作坊的戳记。这说明汉代的漆器生产，除官营外，也还有民营的漆器手工业作坊。

汉代漆器的制作，有精细的分工，这有利于提高产品的质量。据贵州清镇平坝十三号汉墓出土的一件耳杯的铭文记载，当时生产漆器分为素工、上工、涓工、髹工、黄涂工、画工、清工、造工、供工、漆工等。这反映出漆器的生产过程是相当复杂的。

汉代漆器的品种十分丰富，有饮食用的杯、盘、碗、鼎、盒、壶、锺、钜、樽、卮、盂、勺、匕；盛化妆品用的奁；娱乐用的乐器、六博；出行用的车、伞、杖；居室用的几、案、枕；占卜用的式盘；丧葬用的棺槨、苓床、镇墓兽；以及兵器、文具等，几乎应有尽有。它们有胎骨，有木胎、竹胎、夹纆胎、皮胎、藤胎、铜胎、陶胎和砂胎等。其装饰方法，主要有彩绘、针刻（或称锥画）、沥粉和镶嵌等工艺。

20世纪50年代以来，在湖南、湖北、广东、广西、四川、江苏、安徽、河南、河北等地，发掘了一批汉代墓葬，出土了许多精美的漆器。但由于漆器不易保存，绝大多数只能浸泡在药水中，一般人是很难看到的。近年来，出版物上虽可看到一些，但又很难准确反映出汉代漆器精美的图案和丰富的色彩。笔者由于工作的关系，又得到了各方面的大力支持，用了近十年的时间，对汉代漆器上的各种不同图案，作了如实的临摹。在长期的工作实践中，我对汉代漆器的装饰艺术上积累了

一些认识和体会。本文拟就汉代漆器的装饰题材、装饰手法及其艺术成就，谈一点看法。

一、汉代漆器的装饰题材

汉王朝建立后，虽说是“汉承秦制”，但在意识形态的某些方面，尤其是文学艺术领域，却依然保持着楚文化的特色。远古流传下来的神话故事和巫术文化，在汉代漆器艺术上得到了充分的反映。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黑地彩绘棺，可以说是一个最为典型的实例。如奔驰追逐、相互格斗的奇神怪兽，都是头上长角、张牙舞爪、性残好斗的形象（图 59~94）。这正与楚墓中常见的头插鹿角、巨目长舌的镇墓兽相似。伟大诗人屈原在《楚辞》中也描述过类似的形象。湖北江陵出土的龟甲形漆盾，用堆漆描绘的人面兽爪和三足怪兽（图 19），以及许多漆器上生动流畅的鸟纹、云纹、兽纹和几何图案，从内容到形式都保留着楚国漆器的遗风。

汉武帝提倡“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”以后，漆器上出现了宣扬孝子、义士、圣君、贤相的题材。同时汉代又信奉道教和巫术，人们祈求长生不死，或死后羽化升仙。云纹和山纹在漆器上的大量运用，应该说就是这种思想的具体反映。他们把云纹和山纹象征“天堂”和“仙山”。为了使“天堂”和“仙山”也充满人间的乐趣，工艺美术匠师们总是要在云山中描绘神怪仙人、奇禽异兽、青龙、白虎、朱雀、麒麟、白鹿之类。到了西汉晚期，还出现了羽人的形象。这些题材，已不同于远古图腾和狰狞神秘的青铜器纹饰，它们已不再具有现实中的威吓权势，而是具有一种乐观进取的精神。

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文化的进步，汉代漆器的装饰题材日益广泛，内容也更为丰富。除传统的题材外，又出现了反映人间生活的内容，如贵妇出行、狩猎、歌舞、历史故事、战斗场面等（图 113、114）。在人物画中，人间世界虽然还与龙、凤、神话并存，但现实生活却已成为画面的主体。这种以现实生活为主要题材的艺术风格，是对漆器装饰题材的一种突破，无疑是很有意义的。

二、汉代漆器的装饰手法

汉代漆器的装饰，可分为彩绘、针刻、沥粉和镶嵌等几种。

彩绘包括线描、平涂、堆漆和渲染，线描是最基本的手法。由于漆器装饰不能采用模印的方法，而只能靠手工用毛笔描绘，因此，那种规整拘谨的纹样，并不适用于漆器装饰。经过反复实践，漆工们逐渐熟练地掌握了用毛笔进行描绘的一套新技法，创造了以线为主要骨法的纹样组合。如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黑地彩绘棺，其云气纹的线条是那样地飞扬流动，自由奔放，显示出气势磅礴和旋转不息的运动感。

平涂的方法有三：一是用线勾勒物象后涂色。二是先平涂物象，然后再用线勾勒轮廓；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漆器，基本上采用这种方法。三是用颜色平涂物象后，再用线勾勒主要部位，以表现物象的形体结构。如长沙砂子塘一号汉墓出土的两件漆奁（图 113、114），朝鲜彩篋冢出土的彩绘孝子漆篋（附录图 6~8），采用的就是这种方法。

渲染法仅见于朝鲜彩篋冢出土的龙纹漆奁。龙的头、足、

腹部在平涂地色后，再用渲染法表现明暗。这种方法很少见，可以说是绘画技法的一大进步。

堆漆法是利用漆黏稠不易展开的特性，用以表现物象的立体感。如马王堆一号汉墓的黑地彩绘棺所绘的神怪，其眼、牙、爪和肌肉明显凸出，具有浅浮雕的效果。再如长沙砂子塘一号汉墓漆棺上的彩绘谷璧，也是采用堆漆法，其谷粒明显凸起，从而增强了真实感和装饰美。

针刻（又称锥画）是用锥状金属工具在漆器表面刻出纹饰。有的还在刻出的纹饰上填以朱色和金色，如湖北光化五座坟三号、六号汉墓出土的龙凤纹漆卮和禽兽纹漆卮（图 153、154），就是针刻后在纹饰上填以金彩。有的则在针刻纹间饰以朱色小点或弦纹，如山东临沂银雀山四号汉墓出土的漆奁（图 151）等即是。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漆奁，线条飘动飞舞，简洁流畅，技法娴熟，圆边的弦纹刻画精确。而且圆的中心都有一个小孔，这说明当时已经掌握了比较精确的作圆工具。针刻的主纹多数是云纹和山纹，空隙处间或饰以禽兽、羽人等，边饰则以几何纹为主。

镶嵌是用金属或其他物质镶嵌在漆器上，起装饰和加固作用。商、周和战国时期，有嵌绿松石、蚌泡和铜制作附件的漆器。西汉时期，镶嵌技术又有新的发展，嵌料有玉、骨、角、玛瑙的，还有镶嵌铜、锡或铜锡鎏金银。这样制作的漆器又称钗器。钗圈多少要根据器物的大小而定，少则一圈，多的七八圈。钗的方法是用漆黏合，有的还在金属上加泡钉，使之更为坚固。西汉中期至东汉初，钗器的制作技术更臻纯熟，器物更为精美，如江苏连云港海州网疃庄汉墓出土的银钗漆器（图 172~176），长沙马王堆三号墓出土的博具，四角嵌有用角骨